

家,为何给她留下噩梦



救助重于惩戒

如何界定和处理家庭暴力,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实施保护只能是空话。

2006年7月,朱永平得知晓俊的遭遇后,公开致信花都区公安局局长,督促警方对晓俊遭母割耳一事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处理。接到朱永平的信后,花都区警方再次对案件展开调查。2006年7月30日,晓俊的母亲陈某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拘,一个月后被逮捕。

事实上,对于晓俊来说,及时的救助可能比惩戒更为重要。朱永平认为,只有建立完善的救助保护机制,才能保证她们的权益不再受到侵犯。他认为,我国尽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但政府在救济和保护措施及配套制度方面还不完善,一些法律法规在及时性、操作性、程序性方面都还不到位。

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邵睿律师也表示,晓俊的遭遇实际上暴露了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缺乏救助制度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家庭暴力中又普遍存在。

2005年1月26日,在广东省十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张丽杰建议,制止家庭暴力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责。尽快推动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的立法,并对有关司法部门的不作为进行问责。

张丽杰表示,现有的法律在家庭暴力方面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且多分散在不同的法律中,具体实施的效果非常有限。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增加了关于家庭暴力方面的条款,但对于如何界定和处理家庭暴力仍缺乏具体的规定。此外,家庭暴力还存在举证难、司法介入难等问题。

两难的抉择

被割掉双耳的少女不希望母亲坐牢,她打算亲自向法院求情。

“叔叔,能让我妈妈不坐牢吗?”晓俊盯着记者问。

2007年1月11日,晓俊随父亲来到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恳请医生为她开具一份伤势恢复良好的书面证明。根据法医鉴定,晓俊的伤情属重伤。这意味着,按照《刑法》规定,陈某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位律师告诉晓俊,只有医生证明她伤势恢复良好,才能重新申请法医鉴定,才有希望请求法院减轻对母亲的判罚。

晓俊流着泪说:“我不希望妈妈坐牢!如果妈妈坐牢了,谁来照顾爸爸和弟弟呢?妈妈被抓走了,父亲只能独自一人照顾家庭。”看着日渐憔悴的父亲,晓俊陷入深深的自责。事实上,对于要不要告母亲,晓俊内心一直在斗争。面对种种现实情况,晓俊现在的想法是,法院开庭时,她要亲自向法院求情,请求对妈妈从轻判罚。

新华



图为受伤的14岁少女晓俊。刘可摄

14岁少女晓俊因为瞒着母亲偷偷上学,睡梦中被割掉双耳;小兰(化名)因为被怀疑有外遇,惨遭丈夫当街割断脚筋;董克星百般疼爱儿子,却被当大学生的儿子捅了30多刀。

家,原本应该是温馨的地方,为什么却留下噩梦?梳理与反思这些悲剧,我们发现:对于家庭暴力,目前迫切急需的不是事后的惩戒,而是前期的干预和事后的救助保护机制。

大多数人认为,政府应该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完善的救济制度,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提供医疗、生活、上学等相应保障。

受伤的亲情

有关调查数据表明,广东55.7%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全国的数据则在逐年上升。

此刻,割掉亲生女儿耳朵的陈某正被羁押在广州市花都区看守所,等待依法判决。从去年7月30日被花都区警方拘留至今,她已经在看守所中度过了5个月的时间。最新的消息说,警方已经对案件侦办完毕,移交到了花都区检察院。目前,检察院正对案件进行复核,核准后将向花都区法院提起公诉。

2007年1月8日,广州市花都区某民办学校。

冬日的午后,温暖的阳光洒在晓俊身上,下垂的头发刚好遮住了她的两只耳朵。撩开头发,“人工再造”的左耳已经初步成形,但仔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它比正常的耳朵厚一些,形状也不是那么自然。

“晓俊,你在看什么?”旁边有同学走来。晓俊冲着那同学笑了笑,没有说话。

在“晓俊成长专项基金”的资助下,去年9月,晓俊终于重新回到阔别一年的学校。在学校,只有个别老师和同学知道她的遭遇。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她就只有微笑,但什么也不说,虽然她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晓俊的噩梦发生在2005年10月27日晚。在花都区新华镇一间出租屋里,突然间,她被一阵剧痛惊醒。当她睁开眼时,看见母亲骑在自己身上,手上拿着菜刀。

“妈妈,你要干什么?”她惊恐地冲母亲大叫。

“你不听我的话,今天我一定要割掉你的耳朵。”母亲吼道。

“妈妈,我听你的话,求你别割掉我的耳朵。”晓俊哭着哀求。听到这话,母亲没有停手。她骑在晓俊身上,把她的双手

牢牢压在身下,割下了女儿的左右耳后扔进了下水道。这一惨剧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母亲不让女儿读书,但她却偷偷跑去上学。

这是一起典型的家庭暴力。2006年10月3日,因丈夫怀疑小兰有外遇,22岁的她被丈夫刘某砍了14刀,双脚脚筋被活生生割断。小兰说,自2003年年初以来,刘某就因怀疑她有外遇而多次对她进行殴打。在西藏拉萨打工时,刘某就曾将她带到戈壁滩上,把她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用木棍狠狠抽打她,逼她承认有外遇,直到最后写下保证书。

直到死,董克星也不明白,自己百般疼爱的儿子为何会将自己杀害,并且企图用刀将父亲的头也割下来。

据报道,近年来,家庭暴力在我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目前有33.9%的家庭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家庭暴力。

暴力之后

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意味着他们很难得到及时的救助和治疗。

媒体报道晓俊的遭遇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免费为她进行了左耳再造一期手术。一位华侨承诺资助她完成所有学业。晓俊的母亲坚决反对女儿受资助,反对她上学。2006年7月,到了晓俊第二次做手术的时间,她拒绝送女儿去医院。最后在记者的帮助下,晓俊依靠社会捐款完成了手术。

在晓俊住院期间,母亲陈某从未去探望过。与晓俊类似,遭受丈夫暴力后的小兰也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境。

因为贫困,小兰和两个弟弟从小就外出打工,供最小的弟弟上学。小兰出事前一个月,小弟弟查出患了乙肝,被送往医院治疗。为了给弟弟治病,小兰的家人背上了几千元的债务。小兰出事后,父母好不容易借了1万元,但不到三天就花完了。

晓俊和小兰的遭遇并非个别。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永平表示,受害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经济上难以独立。



鸽子不爱飞

连载(二十五)

王海鸰



惫的长腿回到家里,突然发现老妈坐在客厅,鸽子正热情地陪着她聊天。

我拔腿朝自己房间走去,刚到门口就发现屋子里的变化。地砖恢复了原貌,脏衣服都不见了,散落在各个角落的东西也都物归原位,甚至连床单都换了新的。不用说,这是老妈的杰作。可我心里竟然没有一点感激,还大声嚷道:“谁让你乱动我屋里的东西?”

跟在身后的老妈小声解释说:“我看你屋子有些乱,就顺手……”

“行了,行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大概15时吧。”老妈说。

“谁让你来的?”我问。

老妈似乎有些歉意,表情也像在讨好我:“这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我今天就往这儿打了,是小范接的。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让我先来家里等你。”

我顿时急了:“她是你什么人呀,怎么人家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我怎么了?”老妈一下蒙了。

“怎么了,你还要怎么呀?我不在家,你就回来,你憋了那么多年的委屈,可算找到发泄的地方了吧?”我说。

“我发泄什么了?”老妈生气地说。

“还能有什么?不就是你们的那些丑事吗?”我不由得火冒三丈,“你肯定把什么都告诉范丽萍了。”

老妈的神情突然变了,变得不再小心翼翼:“恬恬,我知

道你恨我,你可以恨,也应该恨,是我改变了你的命运,剥夺了你和亲生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权利。”

我的心顿时又软了,只是语气未改:“我不恨你,这事跟你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恨的是他们。”

“恬恬别这样,你已经长大,应该懂事了。可能现在你无法理解我说的这些话,等以后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就会明白了。今天我走之后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今后你要尊重你的亲生母亲,孝敬你的亲生母亲,别忘了是她给了你生命。另外,也希望你不要忘了G城还有一个姨妈,她永远都爱着你。”老妈说。

“老妈,你瞎说什么呀?”我说。

“我说的都是真话。恬恬,最后我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请你告诉你亲妈,就说我抱抱歉,这些年,我也对不起她。好

了,我该走了。”老妈说。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站了起来,陪老妈走到楼下。原本想送她到大门口给她叫个出租车,可老妈不让送,非让我回去。刚要走,她又喊住了我。老妈的眼睛有些湿润,她不好意思地望着我,突然说:“让我再抱你一下吧!”

我怀里一阵酸楚,回身一把将老妈紧紧抱住。过了好一会儿老妈才把我的手松开,装着很轻松的样子说:“那我就走了。恬恬,你可要好好的。”说完大步往前走去,再也没有回头。

回到楼上,不知怎么心里空荡荡的。刚想回房间上网,正好鸽子出来倒水,她问:“你妈呢?”

我说:“已经走了。”

“什么?你让你妈走了?你怎么能让你妈走了呢?你妈多疼你啊!”鸽子说。

鸽子又说:“我真不明

白,现在你亲妈也找到了,等于有了两个母亲,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应该高兴才是,天下有两个真正疼爱你的人,你应该感到幸福。”

我又羞又恼:“你少在我面前教训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又没当过母亲,你怎么知道她们都疼爱我呀?我的亲娘要真的爱我她怎么可能把我抛弃23年不管不顾呢?她根本就不配……”

鸽子突然给了我一大嘴巴:“你放屁!天下就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

我捂着脸愣住了,这还是自生以来第一次有人敢打我。

鸽子气得直打哆嗦:“欧阳恬恬,你太不知好歹了!你知道你母亲她有多伤心吗?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简直太没有良心了!”

我捂着脸愣住了,这还是自生以来第一次有人敢打我。

鸽子气得直打哆嗦:“欧阳恬恬,你太不知好歹了!你知道你母亲她有多伤心吗?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简直太没有良心了!”

我捂着脸愣住了,这还是自生以来第一次有人敢打我。

鸽子气得直打哆嗦:“欧阳恬恬,你太不知好歹了!你知道你母亲她有多伤心吗?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简直太没有良心了!”

我捂着脸愣住了,这还是自生以来第一次有人敢打我。

下期预告:起点与终点